

南坑排白虎坳

——介紹山海之友十年前

「元荃古道」通走紀歷

一月九日（星期日）元朗十八鄉南坑排白虎坳四百旅行人士集體大規模被劫案曾轟動一時，本刊除於本期以專頁記載其事外，這裏選刊一篇與白虎坳旅行有關的十年前遠足紀事，以供廣大讀者參攷。就本刊資料室所藏原印本來說，這是一九七〇年的重印版，版前有吳瀟陵先生題字：

題字之下有一段精簡的小序：

新界大地，陵谷可遊之區甚繁。早年千景堂主人曾取九逕山以東，蓮花山以西，馬鞍岡以南，深井村以北之一廣大地域，稱之為新界一級「腹地」區，其間：山原重疊，坑谷紛歧，林叢錯雜，古道縱橫，即「元荃古道」與「大鵬走廊」所交互奔馳之區是已。山海之友於一九六七年春曾走元荃一線，今越三年，故徑重臨，其有異者，乃經掃管易以達永吉橋，而非道出白虎凹；——因重印昔年紀事，即以此正於同遊諸君子焉。

從「小序」看，原文係一九六七年四月卅日所作「元荃古道」通走的紀錄，後於一九七〇年重為印製，以供同遊者對於該一指定地帶作為有關的參考。

幸好保存有這樣的一份紀錄，也幸好當年該隊曾有這詳盡而筆致動人的紀錄，否則對於「白虎坳」一詞，似為旅行地點上的一處空白。

從本文看來，既然在十年前的四月卅日有這麼龐大的一支遠足隊伍知遊此一地段，對於後來可經「白虎坳」走廊到遊永吉橋七渡河及大坑涌水塘……的明白暗示，一定有很大的影響。說不定此路線之為

山海之友擴大服務後第二次旅行

隊友四〇六眾元荃古道遊覽愉快

香港「山海之友」旅行隊於四月卅日舉行「元荃古道遊覽」，是日上午九時正，特約專車九輛依時自紅磡碼頭開出，沿青山道直駛元朗十八鄉大棠路南坑排，專車於艷陽下「魚貫」飛馳，頓使此充滿農村景色之「大棠路」增加一層新異的氣派，而行友們亦於此得睹元朗平原的一種民康物阜的和樂景象，倍增無限的歡娛。十時二十分，乘坐車羣的行友三八八眾會合自籌車輛的行友十八人匯成四〇六眾的長龍，於十時半直向「白虎坳」進發。沿途南坑溪水迎面而來，人在溪邊逆行，澗水潺潺，與風疾徐，儼然一幅人與地相配合的天然圖畫。四十分鐘至「白虎坳」，均頂有媽娘廟，今雖殘破，惟村人亦有沿稱此為「媽娘坳」者，海拔一〇〇公尺，夾道林叢蔭翳，綠意宜人，實為旅人資為小憩的好地方。越坳南入七度河植林區，配道蒼古，下坡舒緩，不久即沿岸與南流澗水同其步趨，直至永吉橋，橋畔綠樹蔽空，溪流縱橫漫澗，於此小休，最為適宜。計大隊於十一時卅五分全部抵達，至十二時一刻始繼續行。領隊李君毅藉小休之便，以電力擴聲器向眾傳達「山海之友」旅行隊的旨趣，在於：步武港中大社團先進行友的成規，習取今人寶貴的經驗，擴大康樂旅遊的境域與範圍，嗣後所有旅行節目的安排，其中心不外乎是。繼述此地舊有「七度河苗圃」今為接近車路之故，經已遷至彼岸。猶憶一九五三年之秋，本人曾隨庸社行友諸君子，自深井經清快塘來遊永吉橋，當年大坑涌水塘剛始設計興建，關屋地，大坑村尚存，此二村旋於一九五六年遷村，今之荃灣「大屋圍」即為二村遷居而建者。計大坑涌水塘容水量四十五億加侖，引水區遍及新界中部腹地，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啓用。吾人若於下週日來此通遊，是即剛好為大坑涌水塘啓用之十週年紀念矣。今試以永吉橋之地望言之，由此直線南行，先為一號圍仔，次為「圍墘」村迤北之羣山，又次為「飛鵝眨眼」，四千碼而為「白沙灣」，白沙灣云者，此為古稱，即今之青山道十四咪青龍頭是也；由此西南出，為昔之大鵬村，為關屋地，為大坑涌水塘的大壩，為青山道十六咪；由此東北出，為河貝，為馬鞍崗，為長莆，為石湖塘，為元崗，為錦田八鄉平原，直指圭角山下，凡此八千碼之內，即為著名之「大鵬走廊」焉。今後所走之路徑，先越二橋，再登馬蹄洞，洞之義為山，海拔二百一十公尺，東南行直走二千三百碼即為清快塘，清快塘古稱「春佳塘」，海拔二百公尺，為一風景優美之山村，田園寬廣，南距深井僅一千五百碼，人口逾一百，惜因連年大旱，村民遷離殆盡，今僅餘三戶，俱姓傅，光景已非當年，若從郊景利用的立場言之，此村宜建青年營，並設文化研究的機構，使地盡其利，人有所歸，然後可與言郊景的利用。詞畢，大隊起行，下午一時，過馬蹄洞，大隊長龍達五百碼，無論從龍首回顧，或從龍尾前瞻，人龍迂迴起伏，其景壯麗，信為「元荃古道」中亘古以來所未有。於一時廿五分，大隊止於清快塘。領隊宣佈在此大休至二時卅五分，俾進午餐，並請各友簽名留念。是次行友中有金髮小姐名威姆柏（MISS CAROLE WINBERG）者，以沿途所見，景色秀絕，不禁於署名之後，逕提一句云：「此行極感愉快！」（The trip

廣大旅行愛好者所使用，係由此次之遠足而形成者。
姑勿論此推斷是否適當，就本件全文看，是有極大的參攷價值的。

長風旅行隊一九七二年四度

深遊的——「白虎荒坵」

由於白虎坵以西，黃泥墩水塘伯公坵以東是一片風化程度甚烈的禿陵，窪深草長，峭崖瀉坡處處，稜線錯綜複雜，非識途者不易全線通走，山荒野寂，不見田舍人踪，亦難見前人留跡，不但遊人視此區為畏途，亦乏旅行隊問津，由於山野無文，對該區之土名無從探究，七二年間，長風旅行隊對該區賦以「白虎荒坵」之名，自此旅行界亦以此名以名該區。

長風旅行隊於一九七二年初，對此撲朔迷離之境，策劃四條旅行路線作全面性深遊。本刊資料室亦存有該等資料一輯，包括旅行路線圖四幅及遊記一篇，計為一九七二年編號九、十一、十四、十七之「紅山白水黃坵墩」；初登妙高台、重臨神仙轍」；「白虎荒坵三番遊」及「四踏白虎訪三廟」。現除轉載該四圖外，同時節錄該篇遊記其中描述「白虎荒坵」一段以供讀者參考。

「……二時半離村走永吉橋，該地遊人衆多，橋畔領隊強調餘程複雜困難，缺乏耐力的難以勝任，但就此退出者甚少。哨子聲中，午後陽光溫熱，東白虎坵原是溝通元朗大轅的古隘，道路明闊，兩旁樹木繁生，右面緊接白水嶺，松濤蒼蒼，直達頂峯，而道旁水流蜿蜒，頗能調劑苦熱中行進者的心情，坵的最高處有「媽娘廟」，已破坍，是遠離水漬的天后廟之一，原因不詳。就在繁密的草木中，領隊忽然拂樹左轉上攀，經過一番努力，立即身處千山，溝壑縱橫，崩泥處處，我們已經進入風化劇烈的奇異境界。

眼前景色確與他處迥異，山頭盡是裸露的黃泥，山畔間有樹木，底下是深藍色的水草窪地，驟眼看去，活像一片波浪起伏的海洋，沿着隱約的路痕在溝壑中盤旋而進，其先朝北，遙指元朗平原，溜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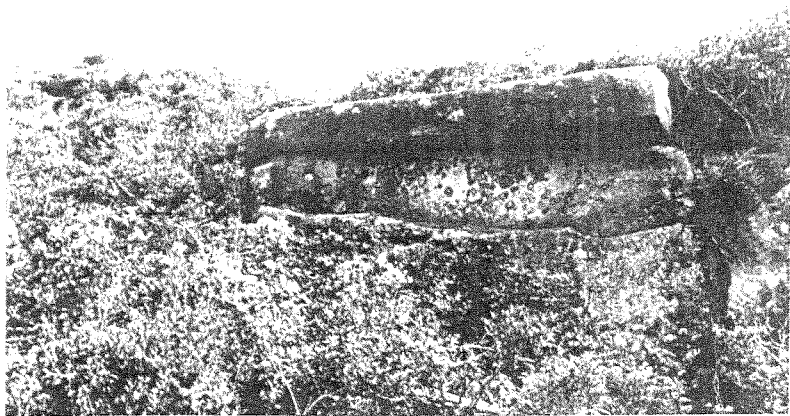
was most enjoyable!) 據威姆柏小姐言，伊來自北美，久居東瀛，惟如此經歷，乃屬第一次，此亦可見香港行友熱中於境內旅遊，實為中外人士所共羨。下午二時卅分續行，行前領隊預告，在深井坑窩以至下塘歷相交之一線，山徑迂曲，小徑扭紋難辨，行者於此，方向往往迷失，若值霧濃天陰，或遇山雨迷濛之候，行旅每懸戒心。大隊於三時○五分至塘瀝坵，沿途所見，大好坑田，均已棄耕，荒草滿目，觸目心驚！從坵旁越崗俯視，但見深井坑窩，急坡傾陷，深不可測，領隊言每當春夏之日，坑中蝴蝶羣飛，種類甚繁，故又名「蝴蝶坑」。大隊於下午三時廿分，從下塘瀝陳宅之側跨橋上行，三時半過「文苑」，此即為上塘村之所在矣。「文苑」乃村民新建之住宅。上塘以至馬草壟一帶，村民分姓黎、申、胡、溫，所產蘿蔔，肥大甘美，食之無渣，其價較凡品貴伍之一，譽為港中的名產。此時已接近蓮花山區四百公尺水平的高地，天氣陡變，雲霧籠山，十步外不辨所見，洵為難得之佳景。

三時四十分，循水泥鄉徑止於蓮花山公立學校，小休半小時，此地土稱馬草壟，海拔四一〇公尺，是為全線行程之最高點。循村徑東下，經蓮花山村，至引水道，折而南，是為「蝴蝶過江」，再下則「西竺林禪院」在焉。西竺林寺住持為誠參法師，院址環境清麗，花木扶疏，為別於芙蓉山之竹林禪院，因而取名西竺林云。大隊於下午五時正至此稍憩，院中齋姑招待茶水甚殷，五時廿分再下，經引水道二六六〇呎處，復沿山脊望「風吹羅帶」，「半月照潭」而下荃灣福來邨。下午六時正，大隊準時排成單行線直達邨側廣場，專車九輛瞬將全體行友接返九龍，古道之遊，至此愉快結束。總計此遊自始步至完畢，全程除休息外共行逾四小時半，路程達十英里許，所經各地，上高落低，風景秀美，全體隊友，皆感愉快。行進中雖覺隊伍龐大，然秩序井然，足見港中行友步趨一致，水準極高，要皆歷年來各大旅行社團倡導境內步遊之功，而後起隊伍，實受其惠，此應為港人所必當記取者。

兩座沙浮石碎的禿山，飽受一番苦渴，然後驟然左轉，迎面大片松蔭，就此宛轉下山，隱藏在長草灌木之中，聽到脚下微微的泉響，接着路徑北去，再登峯嶺，看看有迫走元朗之勢，但領隊熟練的扭過龍頭，一道長脊引我們抵達另一叢林，陽光又從前面照來，表示改向朝西，遠處大轅涌水塘，已經露出藍艷艷一角了。話雖如此，我們的感覺仍舊像身在蠻荒之區，及後山路急劇下降，聽到下面的人聲，原來抵達西白虎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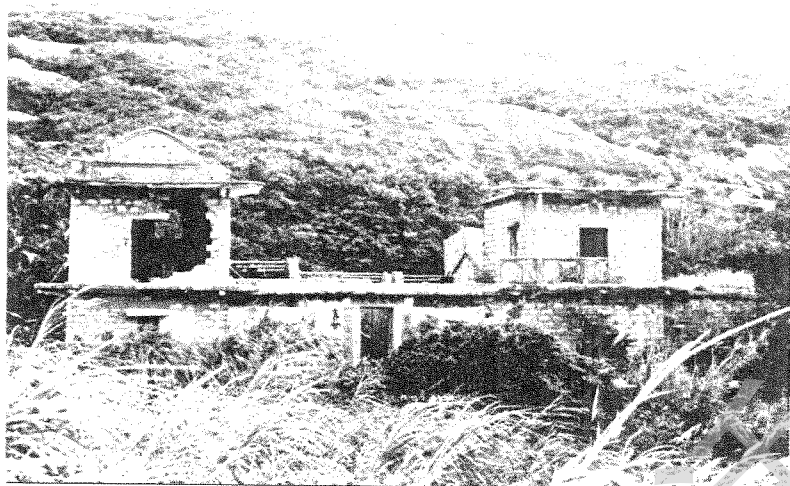
編者按：本篇全文逾七千字，另附相片、地圖若干，碍於篇幅關係，無法一期刊完，有關郊遊人士於旅途中如何提高警覺；一旦被劫如何應付，事後如何協助警方緝捕匪徒；大坑涌區的地理環境及幾處通走該區之要隘；三坵破廟之來歷；大坑涌旅遊區風光及明細地圖；向警方提供如何佈防即可有效保障該區旅遊人士之安全等等將於下期續刊，謹請讀者留意。

「從郊遊遇劫說起」全文未完



巫氏廢祠正面全貌

棺材石



廢祠正門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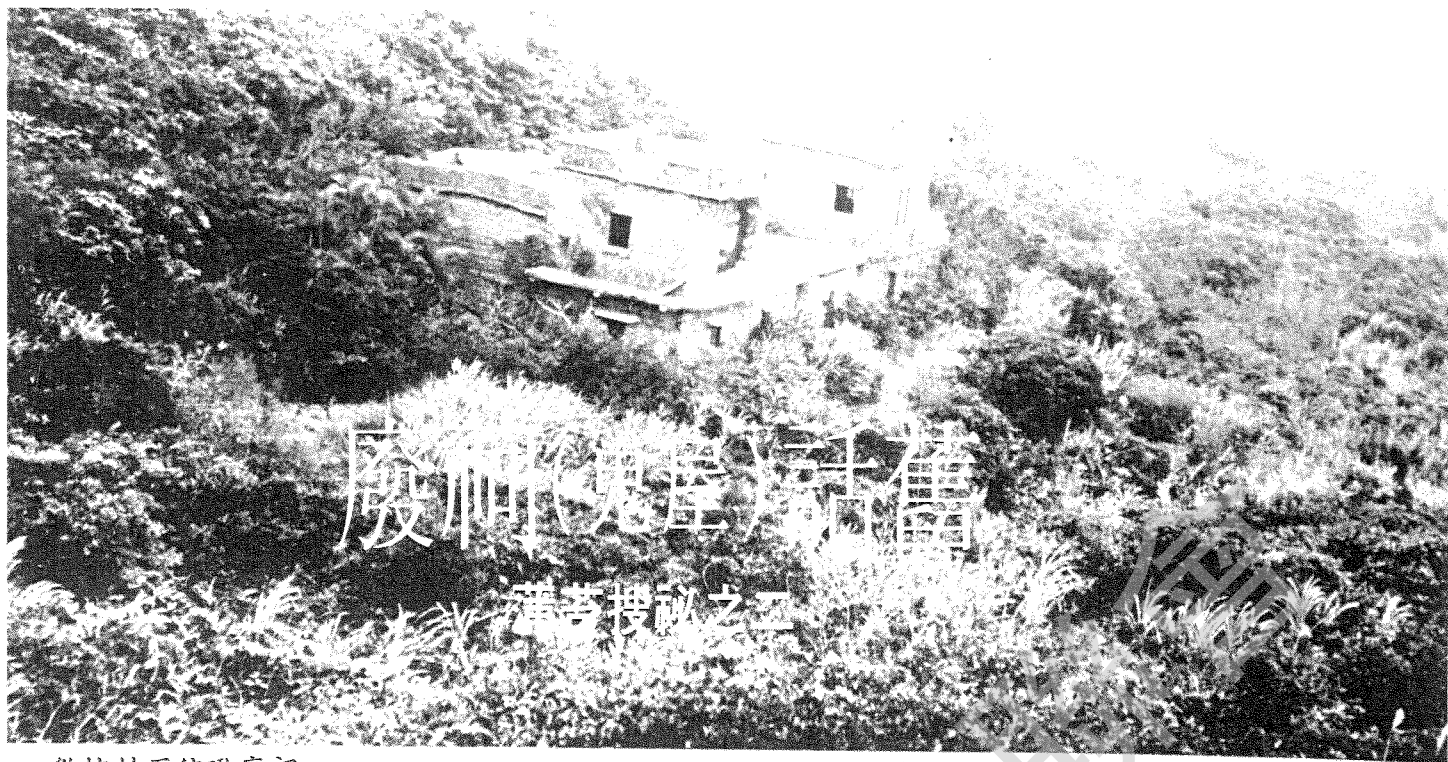
夜達旦，匪徒入夜湧至祠內，空無一人，以為事敗，倉皇遁去。翌晨，巫氏偕家人返抵祖居，見門毀而室內一片凌亂，醒悟被劫，急返市區，從此不履祖居一步，只僱人留居看守，直至香港光復（1945）巫少棠逝世，看守者離去，祖祠遂棄置不顧了。

筆者寓居蒲苔多年，屢至廢祠盤桓，十多年前，桌椅牀榻，爐灶浴室，一一完好無缺。花園魚池，依稀可辨。享堂木製神龕，金碧輝煌。長案上羅列香爐，燭臺等祭器，正中供奉「巫門堂上歷代祖先」靈位，兩旁伴以「殷室世臣光甲第」，「冀洲名宦振家聲」對聯。巫氏為辟姓，「世臣」「名宦」是何人，筆者已沒耐煩考究了。自從五年前蒲苔街渡開辦，繼而油麻地輪船公司派船行走，旅行者紛至沓來，廢祠為必遊之地。到如今，傢具及一切設備已蕩然無存，享堂傾塌，神龕靈位不知去向，四五年間，面目全非，不久將來，也許會剩下荒煙蔓草，頹垣敗瓦吧！「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為之撫然興歎！

門額「保乂流芳」四字，有些人錯誤地讀乂作「又」，有些人以為乂是「義」字之簡體字。其實，這個字和「艾」字相通，讀音亦如艾，漢書，「天下艾安」，治也。書經「俊乂在官」，賢才也。又「萬邦作乂」，養也。筆者一向以為這四個字的解釋為「確保巫氏的賢才而流芳萬世」。近日聽到一個八十多歲的巫氏親屬透露，原來巫少棠的乳名叫巫乂，才恍然大悟，這大概是「保持巫乂產業而流芳萬世」吧，二十年疑團豁然而釋，為之一快！

由廢祠再向上行不遠，向右望，便可見到天賦奇形的棺材石，旅行人士，既然將錯就錯地以廢祠為鬼屋，不妨更攀登棺材石，增加些慄人的氣氛好了。

遊蒲苔，到巫氏廢祠是最容易不過的，一上海上的士碼頭，向左走，不百步，在圍着鐵線網的蒲苔學校側有指路牌，沿小徑登山，二十分鐘左右，便可抵達，不需按圖索驥，更不需識途老馬也。



從棺材石俯瞰廢祠

「華屋山邱感不勝，危垣墮瓦絡垂藤。
疏星冷月淒風夜，木魅窺窗鬼瞰燈。」

李慶康

筆者二十年前，因職務關係初履蒲苔，在一個西風蕭瑟的秋夕，獨個兒寓居半山廢祠。夜闌，起步蓬蒿沒徑荒園間，空山寂寂，蟲聲唧唧，鴟梟嚇嚇，淒神寒骨，一時興起，在寢所挑燈題了上述小詩於壁間，「木魅窺窗鬼瞰燈」，不過是筆者在風撼破窗，樹影搖曳中，勉強湊拼詩料的幻想，並不會活見鬼。

不料事隔十多二十年後，每星期日居然總有成千上百的人到蒲苔探尋「鬼屋」，絮絮不休地向村民查問是否有鬼？是什麼鬼？何時何人見鬼？這真個是鬼話連篇了。

「必也正名乎」！爰根據事實，為這個充滿神祕、恐怖氣氛的名稱修正一下：「鬼屋」，據道聽塗說的解釋：(1)香港淪陷期間，日軍在這裏殺戮了不少無辜人士，冤魂不散，以後便驚傳有鬼了。(2)倭寇（日本鬼）、英軍（紅毛鬼），兩種鬼先後在這裏駐防過。故名鬼屋。前者是無中生有的謊話；後者更是信口開河的胡言。

筆者多年來曾訪問過不少村中父老，巫氏親友和在廢祠看守居住過的人，都矢口否認有

鬼，也從沒有英、日軍在這裏駐守一回事。而蒲苔村民一向不知有鬼屋這個名稱，只叫它做「巫少棠大屋」。據筆者所知，鬼屋的稱呼，近三四年間才聽人說起的，旅行者為着聳人聽聞，誘發人們好奇心而隨意加上的。其實，正確的名稱，應為「巫氏廢祠」。

自古以來，蒲苔是個漁民聚居的孤島，百多年前，有惠陽客籍巫姓人士到此定居，以割草、刮紫菜、煮製腐竹為生。光緒年間，其後人巫天勝，克勤克儉，略有積蓄，為慎終追遠計，在祖居旁建一簡陋之祠堂。其子巫少棠，少年時捨棄乃祖本業，至港九市區經商，中年後致富，於四十四年前（一九三三）斥鉅資重修祖祠，以紀念其發祥地；並作晚年歸隱之計。於兩翼加建樓房、寢室、客廳、廚房，引山澗清流以為自來水。水廁、浴室，傢具亦悉心講究，雲石檯，酸枝椅，沈香木牀，精品羅列。周遭闢花園，鑿魚池，植嘉木，踵事增華，一改其祖祠之寒酸態。祠成不久，巫少棠携其家人回蒲苔慶賀天后誕，村民敗類勾結匪徒欲擄巫氏勒索巨款，詎料巫氏看戲後至村民家宵